

鸣梁海战

英雄豪气背后的历史真实

无畏上将高尔察克

电影中舰艇和相关历史的考证

战争电影中看历史②

天国王朝 天国在哪里？ 千年帝国的15个瞬间 电影中的古罗马史

佣兵传奇 文艺复兴到三十年战争冷兵器的战术发展

雷文烽火工作室 主编



中国长安出版社

指文® 战争事典 特辑011

战争电影中看历史②

指文烽火工作室 主编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电影中看历史. 2 / 指文烽火工作室主编. --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107-0878-7

I. ①战… II. ①指… III. ①战争史-世界 IV.
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9510号

战争电影中看历史 2

指文烽火工作室 主编

策划制作: 指文文化

出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apress@163.com

发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 (010) 85099947 85099948

印刷: 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6 开

印张: 16.5

字数: 350 千字

版本: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7-0878-7

定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前言

《鸣梁海战》是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李舜臣当年面对强敌，毅然保家卫国的悲壮，“今臣战船，尚存十二，出死力拒战，则犹可为也”的英雄豪气，在影片独特的叙事手法和堪称行云流水的镜头前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作为韩国动员三分之一国民观影的主旋律大片，该片难免被民族情绪所左右，自然含有“神话”、“曲笔”和“艺术再创作”。《鸣梁海战——英雄豪气背后的历史真实》一文将破除艺术和主观的弥补，帮读者真正了解那场以寡敌众的鸣梁海战，以及十六世纪东亚海军英雄李舜臣。

《天国王朝》从历史角度上来说算得上《铁甲衣》的前传。如果您对上期《铁甲衣》所描绘的充满骑士传说和战争传奇的欧洲中世纪历史感到意犹未尽，那就一定要读一读《天国王朝——天国在哪里？》一文。

《佣兵传奇》号称西班牙史上耗资最大的巨作，也有人将它称为一部每秒 24 帧的油画集。《佣兵传奇——文艺复兴到三十年战争冷兵器的战术发展》一文，将带你回顾从文艺复兴到欧洲三十年战争之间的骑兵和冷兵器的战术发展。

十九世纪的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曾经说过：“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对于罗马帝国，电影工作者们自然不吝惜自己的镜头。《千年帝国的 15 个瞬间——电影中的古罗马史》正是通过这些镜头，打造出了一部生动而直观的罗马帝国简史。

《无畏上将高尔察克》是近年来俄罗斯电影界一部难得的佳作，但由于片长所限，影片对日俄战争、一战、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建立、俄国内战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只能进行浮光掠影的描写。《无畏上将高尔察克——电影中舰艇和相关历史考证》将弥补这种遗憾……

原廓

2015 年 1 月

CONTENTS

目录

- 001 **鸣梁海战**
英雄豪气背后的历史真实
- 021 **天国王朝**
天国在哪里？
- 059 **佣兵传奇**
文艺复兴到三十年战争冷兵器的战术发展
- 085 **千年帝国的 15 个瞬间**
电影中的古罗马史
- 143 **无畏上将高尔察克**
电影中舰艇和相关历史的考证



鸣梁海战

英雄豪气背后的历史真实

作者/红色猎隼

笔者不想讳言自己过去对韩国电影的那些偏见，即便是被视为二十一世纪亚洲战争电影经典之作的《太极旗飘扬》和《高地战》，也曾被笔者打上“过于狗血”、“煽情做作”的标签。而这部据说在韩国创造了票房神话的《鸣梁海战》（以下简称《鸣梁》），笔者在没有观影之前，也曾吐槽说：“谁会相信李舜臣能用12艘战舰击败对手上百条船？”但看过影片之后，我沉默了。倒不是这部电影在史实和道具方面无懈可击，而是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堪称行云流水的镜头运用，让笔者忘记了这只是一部电影，一度相信了那场发生在1597年10月26日鸣梁海峡的战斗正是如电影中的那般荡气回肠。

◎ 《鸣梁海战》电影海报



趁势而起：历史中李舜臣和朝鲜党争

国人读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笔者将它称为“姓名印象”。如张飞在正史中明明是一个擅画美人、立马书铭的才子，只是因为名字起得颇为跋扈，于是在演义中便成了豹头环眼、燕颌虎须的莽夫，即便偶有良策，也不过是“粗中有细”。而指挥水师与日本侵略者周旋于朝鲜半岛沿海的李舜臣本是武科及第出身的职业军官，但因为和宋、明时代的大儒同名，在后世形象中多是一副温文儒雅的儒将形象。

自1392年李成桂废黜高丽末代君主“恭让王”，建立朝鲜王国以来，为巩固自己的“僭主统治”，李成桂家族不得不通过各种名目授予亲贵田地，以收买其忠诚，是为“科田制”。而除了授予亲贵、重臣的“科田”和“勋田”之外，朝鲜王国还将大量的土地切割成小块授予地方豪强，由于这些受领者有义务为国征战，因此又被称为“军田”。这些拥有世袭私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朝鲜王朝时期因其“文东武西”而合称“两班贵族”。

“科田制”和“两班贵族”这样的顶层制度设计，无疑是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但朝鲜地狭民稠，在“蛋糕”无法持续做大的情况下，为了争夺“分蛋糕”的话语权，一系列“士祸”和“党争”也就在所难免了。而日本发动侵朝战争之际，正值朝鲜“东、西人”党之争未平，“南、北人”党之争又起的节骨眼上。和多数东亚地区的朋党之争一样，朝鲜的“东人”、“西人”、“南人”、“北人”四党也是拿儒学经典和最高统治者的

血统说事。当然他们争来争去也不是为了辩明程朱理学的核心是“性”还是“气”，又或者李成桂有没有汉人或者蒙古人的血统，核心的目标还是要以大义的名分将对方赶出朝堂。1591年，朝鲜东西两党为了国王李昖的“继承者们”又闹将起来。虽然这场“建储之争”以“东人”党的全面获胜而告终，但对“政治失足”的“西人”党究竟该赶尽杀绝还是“费厄泼赖”，“东人”党内部又产生了分歧，进而分裂成了以李山海为首的“北人”党和以柳成龙为首的“南人”党。而就在这连番朋党之争中场休息之时，一年前出使日本的“黄金组合”回来了。

这对“黄金组合”便是“西人”党的黄允吉和“东人”党的金诚一。既然党派不同，给出的日本国情通报也不可能一样。黄允吉说日本“兵强马壮，武士当国”，金诚一就说不过是“色厉内荏，不足为患”；黄允吉说丰成秀吉“深目星眸，闪闪射人”，金诚一就说那其实叫“目光如鼠”。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黄允吉的说法显然更符合当时日本的国情，但此时的朝堂之上都是他的政敌，又怎么会有人替他帮腔。于是在“弹丸岛国不足为虑”的“东人”党“大合唱”中，朝鲜国王李昖也觉得没必要“庸人自扰”。

金诚一在朝堂之上虽然有意摆了同团出使的黄允吉一道，但私下却第一时间将日本备战的消息通知自己的同乡——身居“右议政”高位的柳成龙。柳成龙深知事

态严重，于是第一时间开始选派得力的亲信武人前往朝鲜半岛南部备战。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出任光州牧使的权栗和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的李舜臣。

权栗“根正苗红”：老爸是前领议政权轍。不过权栗本人虽然早年参加武科考试，但并未投身军旅。此时他无尺寸之功便成为了一州军政长官，除了家族的荫蔽之外，自然少不得同乡柳成龙的推荐。与权栗相比，李舜臣的出身可谓“贫寒”。朝鲜史书上说他是德水李氏始祖李敦守的第12代孙，这过于遥远的记载是否属实姑且不论，即便李舜臣真是那个高丽王国时代神虎卫中郎将的后代，在朝鲜王国统治时期也没什么好自豪的。而在李舜臣的直系亲属之中只有曾祖父李踬做过兵曹参议，到了李舜臣的祖父辈更是家道中落。不过李舜臣的老爸李贞虽然是个布衣平民，但给几个儿子起名字倒是霸气外漏。李舜臣的哥哥叫羲臣、尧臣，弟弟叫禹臣。如果再生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要叫启臣。

和中国古代“穷文富武、饱吹饿唱”的说法不同，在朝鲜王国“两班贵族”的把持之下，文科、武科都是有产阶层（勋田、

科田、军田的所有者）的特权，平头百姓只能参加杂科（易、医、阴阳、法律学等）考试。李舜臣虽然有资格参加武科考试，但32岁才在屡试之下中举，也算是大器晚成。而与权栗这样的权贵不喜为官的洒脱相比，李舜臣的前半生几乎都是在“为祖国边疆献青春”。1579年，李舜臣被调往咸镜道抵抗女真部族的袭扰。这一待就是十年，期间还因兵败鹿屯岛而失罪革职，以白衣从军。很多人视为《鸣梁》前传的

韩国电影《天军》反映的正是李舜臣这段“走背字”的历史。

柳成龙无疑是李舜臣生命中的贵人，但对于两人的关系，朝鲜史料却讳莫若深，只说两人是少年时的老相识。但成长于安东的柳成龙如何认识家住汉城的李舜臣？这一说法实在令人难以信服。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为柳成龙的慧眼所发掘之前，李舜臣已经为金海都护府使李庆禄推荐给了“东人”党的另一大佬——李山海。可以说早在柳成龙“不拘一格”用人才之前，李舜臣已经算是“东人”党的外



位于首尔的李舜臣像

围了。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朝鲜王国南部三大水师指挥官悉数换人，除了主持全罗左道的李舜臣之外，负责全罗右道的是王族旁支李亿祺，接掌庆尚右道的是原咸镜道富宁都护府使元均。这两位和李舜臣最大的共同点便在于都曾在东北边境与女真族交战，属于有实战经验的“军政复合型人才”。由此可见，朝鲜王国对抵御日本侵略的相关战备工作的启动，最迟不迟于1591年。所谓朝鲜“人不知兵二百年”、“如同无预警入侵”的说法并不成立。而之所以“壬辰倭乱”初期朝鲜军队出现一溃千里的局面则完全是由朝鲜国内的政治体制和战略误判造成的。

朝鲜和日本一衣带水，自古便摩擦不



◎ 日军登陆釜山

断。蒙元帝国两次征日之役，虽然没有成功占领日本，却也耗尽了镰仓幕府的财力，最终导致保持政权的六波罗北条氏倒台，日本列岛陷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纷争之中。失去中央集权的约束，日本沿海民众自发组织的跨海劫掠盛行一时，曾长期困扰大明帝国的“倭寇”亦是朝鲜半岛的主要外患。朝鲜开国君主李

成桂便曾三度领军大败日本海盗。而1389年和1419年，朝鲜军队更两次远征对马岛，越境打击日本海盗。因此在朝鲜官方的概念中，日本对朝入侵的手段无非是海上袭扰加小规模的两栖突击而已，只要加强水师建设便足以应对了。直到1592年4月14日，数万日军先锋于釜山一线卷海而来，朝鲜王国才知道自己错得有点离谱。

老农精算：丰成秀吉的战争观和海权意识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自古便不缺少统称“水军”的海盗集团。而随着战国争雄的愈演愈烈，本无统属的各地水军纷纷为豪强大名收编，成为了各战国大名的正规海上力量。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倒也热闹非常，甚至促进了日本列岛造船工业和舰载武器的升级换代。1576年，从属于织田信长的纪州水军领袖九鬼嘉隆在织田氏的全力支持下，建造出了宽七间（约12

米）、全长十二间（约21米），以两层漆木为橹，上覆铁板，内列火炮的“大安宅船”。两年后，九鬼嘉隆正是以6艘大安宅船击破称雄濑户内海三十余年的毛利、村上水军联合舰队的600余艘木制战船。可谓一战便拉升了日本海战的档次。

作为织田信长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丰成秀吉并非不重视水军的建设。早在受织田信长之命攻略盘踞本州西部的毛利氏领



大安宅船透视图

地之时，丰成秀吉便施展自己所擅长的招降纳叛手段，延揽瀬户内海芸予诸岛的村上水军。而当时本就是归属不明的村上水军内部也暗流汹涌。首先背离毛利氏投向丰成秀吉的正是电影中人称“海贼王”的来岛通总和他的倒霉哥哥——得居通幸。

作为村上水军的一员，得居通幸和来岛通总两兄弟当然都本姓村上。不过1567年两人的老爸村上通康去世之时，通幸不幸被嫡出的弟弟通总挤掉了继承家业的权利。当时年仅10岁的通幸干脆自暴自弃，号称是土居氏和得能氏的子孙，给自己编了一个得居的姓氏。

1582年，21岁的村上通总率先宣布背弃自己母亲所出的四国岛土豪河野氏，投靠丰成秀吉。结果他立刻遭到了村上水军其他几部的围攻，被打得一败涂地的通总只能逃往秀吉的军营避难。虽然村上通总能力一般，但出于“千金买马骨”的目的，丰成秀吉事后还是替他出头，不仅从毛利氏和村上水军手中要回了其根据地，更以他所盘踞的岛屿赐姓“来岛”。至此，原

本相对齐心的“三岛村上”水军归于解体。

1585年，丰成秀吉以与他结盟的毛利氏为前锋，大举侵入四国岛。得居通幸和来岛通总两兄弟亦负弩前驱。面对丰成氏压倒性的优势，被称为“土佐之蝙蝠”的长宗我部元亲很快便宣布降服。得居通幸和来岛通总因此分别获得了3千石和1万3千石的封地，也算是跻身战国大名的行列了。可不要小看这1万3千石，要知道在电影《鸣梁》中登场的其他几位日军将领的石高也并没高出多少：藤堂高虎此时不过2万石的封地；加藤嘉明此时仅3千石，要到一年之后加封淡路国志贺城了才1万8千石；胁坂安治将山城、摄津两领相加亦不过1万3千石的封地。从这个角度来看，通总、通幸两兄弟可谓起点不低。

丰成秀吉之所以肯给予他们如此优厚的待遇，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分割的是四国长宗我部家的地盘，属于慷他人之慨；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收降四国之后即将要跨海远征九州，两兄弟麾下的水军可能会派点用场。但在1586年末丰成秀吉所发动的第一次九州征讨战中，来岛兄弟却根本没有发挥自己水军特长的机会，只能担任接应被岛津军诱引至户次川所败的丰成系武将仙石秀久及长宗我部的残军撤回四国的任务而已。第一次九州征讨的失败令丰成秀吉颇为不爽。1587年农历三月，他操控天皇宣布岛津氏为朝敌，一气动员22万大军杀奔九州。面对丰成系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岛津氏稍作抵抗便宣布降服。

第二次九州征讨的成功，令丰成秀吉开始迷信泰山压卵式的大兵团作战。两年

之后，他重施故伎，再度动员丰成系本部人马及盟友大名所部 25 万大军，海陆并进，杀向盘踞关东相模、伊豆等地已近百年的战国北条氏。来岛兄弟再度从军出征，但此时他们的风头不仅被曾经的织田系水军头领九鬼嘉隆盖住，甚至比加藤嘉明、胁坂安治这些“半路出家”的水军将领也有所不如。毕竟加藤、胁坂两人自平定四国岛之后就受封于濑户内海沿海，造船募勇均有先天的便利。

声势浩大的北条氏讨伐战，最终以北条氏主城小田原在海陆包围下宣布开城投降而告终。至此丰成秀吉不仅完成了形式上对日本列岛的统一，更令他形成了自己对战争的一整套看法。在丰成秀吉看来，日本列岛经百年战国的历练，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争动员体制。通过被称为“太阁检地”的日本全国经济大普查和土地所有制调整，丰成秀吉基本掌握了日本全国年生产力的经济数据。随后再依照每个大名、家臣所领有的石高数，去分配兵员和战争物资采购数，由此数十万大军便可以迅速完成集结和调遣。正是缘于对自己所建立的这套原始“总体战”体系的自信，在丰成秀吉眼中远征朝鲜将成功地复制九州、北条讨伐战的辉煌。

丰成秀吉的这套战争理论在陆战中确实行之有效。在此后漫长的“壬辰卫国战争”中，日本远征军始终保持着充沛的兵员，而国力远胜于它的大明帝国在兵力上反倒处于劣势。但丰成秀吉将这套理论照搬到海战领域，却不得不说有胶柱鼓瑟之嫌。从 1591 年农历正月下达给各大名的水军征召

动员令中，不难看出丰成秀吉在完全按照陆战的模式进行着海战的动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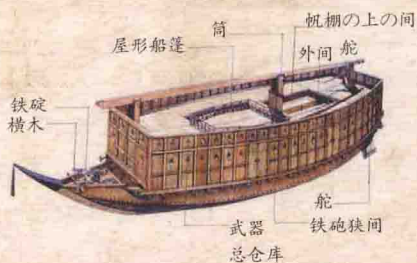
临海各国诸大名领地，每十万石准备大船两艘……各海港每百户出水手十人……秀吉本军所用船只，各国大名每十万石建大船三艘、中船五艘。所需建造费用，由秀吉拨给；各国大名将所需建造费用，以预算表呈报，先拨给一半，迨船建造完毕后，再行付清。

以当时日本全国的石高约 2500 万石、沿海约占一半计算，在丰成秀吉的指挥棒下，为远征朝鲜征调、新建的战船可达 700 余艘，且自带水手。仅从数字上来看可谓少，但是丰成秀吉的征召令中并没有提及这些战船的武器装备问题。当时日本虽然已经实现了火绳枪的国产化，但大口径火炮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换言之，集中到远征军手中的这 700 艘战船上面连一门火炮都没有。

从各地征调的水手可以满足战船的正常航行需要，但一旦发生海上战斗仍需专业的水军。相对于第一波次投入朝鲜战场的 15.8 万陆军而言，首战朝鲜的日本水军仅有 9200 人：这个集合丰成系所有水军人马的数字，甚至远远低于战国时代鼎盛时期的村上水军一家的兵力。在织田信长手中仍是船坚炮利的日本水军，缘何在远征朝鲜之时缺兵少炮呢？出现这样的局面，不得不归咎于丰成秀吉在 1588 年所颁布的《海贼停止令》。

仅从字面上看，天下已定，要求各地水军停止“海贼”行动无可厚非，但事实上日本各地的水军除了打家劫舍之外，更

多的时候是扮演着海上收费站和镖局的角色。正因如此,日本水军的主力舰被称为“关船”,意即在海上的航行要道设置关卡以收取“帆别钱”。而客户如果愿意以“警固料”的名义出钱,各水军也不介意用小型的快船(小早船)提供武装护送物流服务。长远来看,帆别钱、警固料对日本国内贸易的发展都是有害的,但丰成秀吉以行政手段将其一刀切,未免有点操之过急。《海贼停止令》一出,各地的大小水军集团顿时星散,其中当然不乏有好事者加入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等人的水军远征朝鲜,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就此从良,过上了打渔经商的平静生活。从这一点来说,被编入四国诸大名组成的第五番队(兵团)渡海犯朝的来岛通总所部,可以说是九鬼嘉隆之外,唯一一支成建制参与远征朝鲜的战国水军余脉。



关船



日本水军的小早船

三道联军：鸣梁战役之前的朝日海战

当日本侵略军抵达朝鲜之时,最早与他们交锋于海上的朝鲜水军将领并非李舜臣,而是庆尚右道水军节度使(朝鲜方面简称为右水使)元均。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海军主力,元均虽然接战不利而被迫放弃战略要冲巨济岛,但他毕竟也算是敢于亮剑,比起一炮未放便“敌前转进”的左水使朴泓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当然朴泓也并非全无贡献,他至少在跑路之前凿沉了自己麾下所有的战舰。毕竟当时朝鲜水师

所使用的主力舰——板屋船,无论是吨位还是火力均强于日本方面大量使用的关船,



现代复原的板屋船



朝鲜板屋船

即便面对 10 万石大名才能建造的安宅船也并非不能一战。

元均兵败之际，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呼叫支援。但近在丽水港的李舜臣却发挥了“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精神，不仅自己不出兵，还派人告诫元均“勿令妄动”。当然李舜臣的行为后来被朝鲜王国官方认定为属于“大将气度，伺机而动”。可怜的元均带着庆尚右道残存的 4 艘板屋船在巨济岛附近徘徊了近半个月，李舜臣的援军才终于到了。此时距离日军登陆釜山，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不过在李舜臣看来自己的战机恰恰就在此时，毕竟日军主力已经北上汉城，巨济岛一线留下的不过是负责掩护后方兵站的少数警戒部队。在会合元均所部之后，

1592 年农历五月七日，李舜臣集中 24 艘板屋船、57 艘小型战舰（挟船、鲍作船）冲入藤堂高虎所部泊停的玉浦港。

必须指出的是初次出兵朝鲜之时的藤堂高虎领下不过 2 万石，因此全力动员也不过出兵 2000 人，根本不好意思在前线冲锋陷阵，只能以水军的身份在后方打打秋风。而正在他率部上岸扫讨（抢劫）之时，李舜臣的大军突然杀到。停泊于岸边的 30 艘日军战舰根本来不及还手就被李舜臣以舰炮、火箭击毁了 24 艘。李舜臣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打了这样一场奇袭战固然是大捷，但事后朝鲜方面宣传毙伤日军 4000 人左右却显然有些不厚道。

成功奇袭玉浦之后，李舜臣随即打算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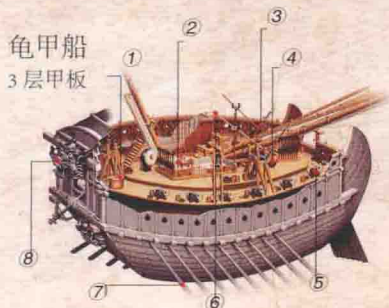
舰队临时停泊在巨济岛的永登浦过夜，但侦察船又传来了有小股前往合浦的日军正从附近经过的消息，李舜臣随即率队前往截杀，又一气击沉了对方6艘战舰中的4艘（一说5艘）。连胜两阵的李舜臣显然有些亢奋，第二天又按照此前侦查所获的情况，率军突袭了巨济岛对面的固城赤珍浦，又重施故伎击沉了13艘处于停泊状态的日军船只。不过此时汉城陷落的消息传来，一扫李舜臣、元均所部原本高昂的士气，于是在“诸将放声痛哭”的情况下，两道水师联合舰队宣布解散，各回本镇。

应该说李舜臣所在的丽水港此时远离日军的进攻轴线，相对安全。而元均所统率的庆尚右道水军不仅船少兵寡，而且防区内的大多数良港、锚地均已落入敌手，在一线与敌周旋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正是得益于元均所部始终活跃于前线，才能让李舜臣于丽水港安心休整一个月，并根据战场需要建造了第一艘“龟船”。

根据李舜臣《乱中日记》的记载来看，朝鲜水师很早便已使用龟船。而其更为古老的名字——“蒙冲”则似乎暗示了这种战船有着中国血统。而结合中国古籍中关于艨艟（蒙冲）的记载更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此船（艨艟）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进，矢石不能败”。基本上与龟船的设计理念别无二致。那么为什么这种战舰在中国战场被淘汰后会在朝鲜以龟船之名复活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缘于自宋元以来中国造船工业及火器运用日益发达，曾在冷兵器时代具有良好防护性的艨艟由于不利于架设多重



博物馆里现代复原龟船



龟船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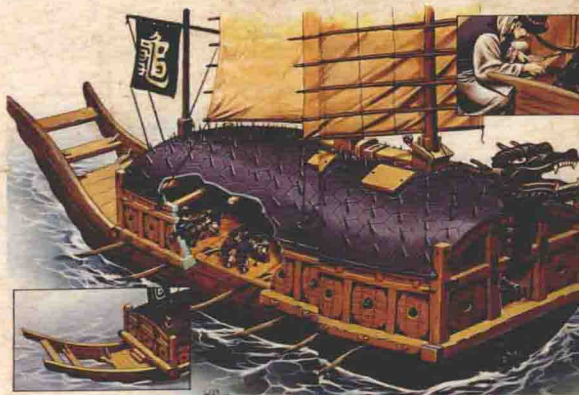
①饮用水、防火水：考虑到木制船只的火灾备用以及饮用水桶；②指挥室：龟甲船的船长（将军）停留指挥作战的空间；③帆绳支架：龟甲帆船绳使用多条，需要将其一次性固定的设施；④火炮点火炉：为了便于点燃火炮导火线，安装在火炮周边；⑤火炮：在移动的船只上也可利用四面安装的火炮进行射击；⑥帆布支撑架：与帆布支撑柱一同固定桅杆的装置；⑦浆：利用固有的浆前后移动船只，也可在原地旋转；⑧龙头：根据记载，壬辰卫国战争时龙头可发射火炮，以此推定龙头和甲板可能在同一水平线上。

帆橹而机动性不强，且在大口径火器面前生存能力堪忧，因此在中国逐渐淡出海战的一线。而在朝鲜战场之上，日军缺乏重型火器且双方主战场集中于沿海港汊，因此重新给予了艨艟一展拳脚的机会。

中远距离以弓矢、火绳枪射击，近距离投掷被称为“焙烙”的火药罐杀伤对手甲板上的有生力量，最后以水手跳帮、白刃肉搏结束战斗的模式堪称战国日本水军的“三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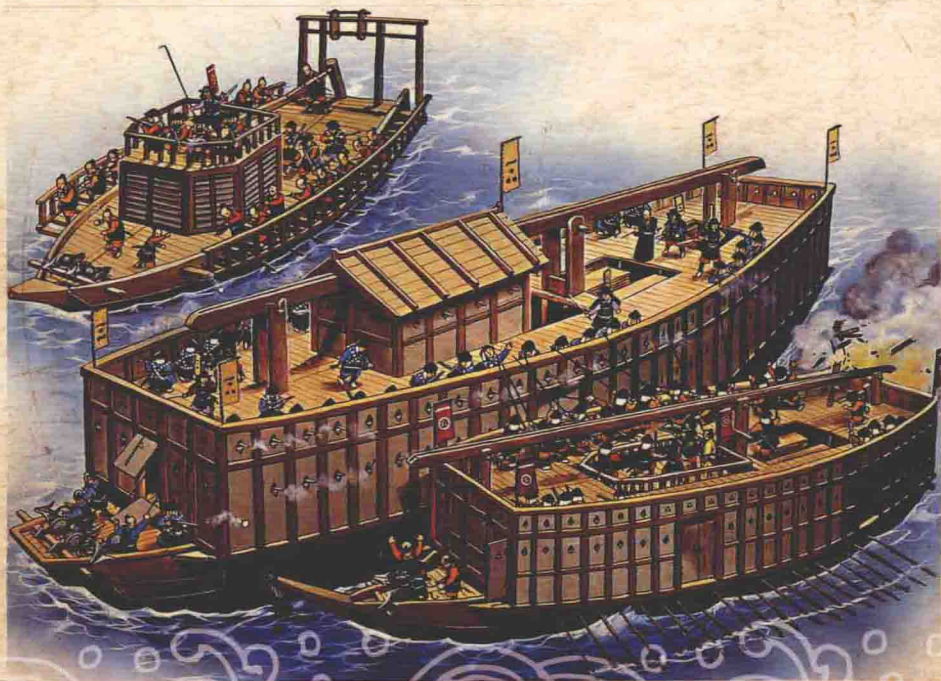
斧”。但这些战术在李舜臣的龟船面前显然都很难奏效。龟船的上半部包覆的六角形的甲片，可以有效地抵御日方的中远程投射武器攻击，而甲片上林立的铁锥也能令对手英勇的跳帮成为一场可怜的自杀。不过和大众传统的理解相悖的是，事实上在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朝鲜水军所投入的龟船总数不过3到5艘。

李舜臣首次投入龟船的战斗是1592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的泗川浦海战。根据元均从前方传来的情报，李舜臣于当天率军突袭泗川浦的日军。虽然日本方面吸取了此前的教训，始终将舰队停留在狭窄的港区之内，但是初次上阵的龟船仍不负众望，无视对面近200挺铁炮（火绳枪）所组成的日军火力



龟船作战模式想象图

跳帮和白刃战仍是日本水军的主要作战模式



网，直接突入港内一举击沉了对手大半的战舰。当然这种明显已经落后于时代的龟船，如果面对的是大明水师，可能还没靠近就被弗朗机炮打成了筛子。

四川浦之战的胜利和龟船的实战表现，极大地增强了李舜臣的信心。何况此时全罗右道水军节度使李亿祺正率部赶来会师，兵强马壮的李舜臣决定以固城外海的蛇梁岛为基地对日军进行长期作战。农历六月初二，李舜臣率部进击固城唐浦，首次遭遇了日军主力战舰安宅船。而这艘战舰的主人正是颇受丰成秀吉宠幸的龟井兹矩。由于长期为丰成氏经营银山，据说早年枪术过人的龟井兹矩在日本国内战功寥寥。可能是为了保全他作为武士的面子，丰成秀吉此时给他的官位有些吓人——琉球守、台州守（没错，就是中国浙江的台州）。可惜名号吓不死人，在朝鲜军的猛攻之下龟井兹矩所部兵败如山倒，他本人一把写着“龟井琉球守殿”的军配（扇子）也成为了李舜臣的战利品。于是逃回国内一直活到江户时代的龟井兹矩便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中朝两国眼中首个阵斩的日本大名了。

在随后的几天里，李舜臣又连续于唐项浦和永登浦击败了赶来支援的日本海军。来岛通总的哥哥得居通幸便在此两役中座舰被击沉，无奈于附近登陆后自尽。不过在朝鲜的史料之中，这位仁兄也是死在电影《鸣梁》中箭术拔群的顺天府使权俊弓下。更为悲剧的是得居通幸死后他的领地还被丰成秀吉没收，转授给了他的弟弟来岛通总。而此时李亿祺的加入令朝鲜水军三道联合军队已经拥有了近百艘战舰的实力。正是有了如此雄厚的兵力为后盾，李舜臣才敢与集结于巨

济岛的日军主力正面决战。而讽刺的是此战日方虽然投入了胁坂安治、九鬼嘉隆、加藤嘉明三大水军主力，但战场上却始终只有胁坂安治所部在奋战。这场被称为闲山岛海战的大捷，宛如一支功效强劲的强心剂，令李舜臣发动了自己统率海军以来最大的冒险行动——突袭釜山。

1592年农历九月初一，李舜臣集结三道水师74艘板屋船辅以挟船92只，大举冲入釜山港。但此时釜山集结的日本水军的船舰超过400只，且已做好防御的准备。朝鲜水军的奇袭因遭遇日军的强大反击而失败。朝鲜将领郑运被击杀，朝鲜水师损失惨重，甚至连李舜臣也险些被俘。此战之后李舜臣不敢再轻言出击，而转为攻击没有战船防护的运输船团。当然这样的失败是不会出现在朝鲜官方史料之中的。于是那场被李舜臣记载在《乱中日记》里的釜山惨败，在朝鲜官方史料《宣祖修正实录》里被修正为：“舜臣与元均悉舟师进攻，贼敛兵不战，登高放丸。水兵不能下陆，乃烧空船四百余艘而退”。（见宣祖二十五年八月戊子条）

关于釜山之后朝鲜水军再无主动出击的记录则完全被“春秋笔法”，说成是已经参战的大明帝国的错。在韩国纪念李舜臣的网站上用韩式中文这样写道：

“但不幸的是握有当时作战权的明朝军队为了进展顺利与日本的议和交涉，竟给陆军和水军下达了停止战斗的指示，令人悲愤不已。韩国战争休战也按并不希望的方向进展，结果签定休战协定时竟也要承受作为战争当事国却未包含在协定文件签名方的凌辱”。